

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报 刊 评 论 选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報刊評論選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

1963年·北京

編 者 的 話

本书是为新聞系評論写作課的教学需要而編选的。

无产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澤东同志在他們的革命實踐中，都十分重視运用报刊評論这个战斗武器。他們写出了許多杰出的政論文章，强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斗争，成为我們今天学习評論写作的光輝的典范。

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所选的只能是經典評論宝庫中的一小部分，借此引导同学广泛閱讀，深入鑽研。

所选作品分为兩部分。第一部分为毛澤东同志写的报刊評論（这部分只列目录，原文均見《毛澤东选集》）；第二部分为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报刊評論。这些文章都按发表年月順序編排。由于我們水平所限，時間短促，編选工作中的缺点在所难免，現作为校內試用，切望讀者批評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
報紙体裁教研室

1963年8月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五四运动

(見《毛泽东选集》第2卷)

紀念白求恩

(見《毛泽东选集》第2卷)

必須強調团結和进步

(見《毛泽东选集》第2卷)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质問国民党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評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評蔣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說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論军队生产自給，兼論整风和生产兩大运动的重要性

(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

* 这一部分是毛泽东同志为报刊写的評論，原文均見《毛泽东选集》。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将革命进行到底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评战犯求和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別了，司徒雷登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

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

“友誼”，還是侵略？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

第 二 部 分

生死問題·····	馬克思 恩格斯·····	1
六月革命·····	馬克思·····	5
資產階級和反革命（摘錄）·····	馬克思·····	11
資產階級的文件·····	馬克思·····	16
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	馬克思·····	21
大冒險家的命運·····	恩格斯·····	25
論權威·····	恩格斯·····	30
馬克思墓前演說·····	恩格斯·····	34
中國的戰爭·····	列 寧·····	37
帶白手套的“革命家”·····	列 寧·····	42
米·波利索夫“關於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 的任務”一文的按語·····	列 寧·····	47
列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列 寧·····	48
革命的教訓·····	列 寧·····	53
一個偉大的技術勝利·····	列 寧·····	59
反對賣淫第五次國際代表大會·····	列 寧·····	61
士兵和土地·····	列 寧·····	63

一幅說明大問題的小图画·····	列 宁·····	65
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列 宁·····	69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列 宁·····	71
政論家的短評·····	列 宁·····	74

(論攀登高山，論灰心的害处，論貿易的好处，

論对孟什維克的态度等等)

奔流起来了！·····	斯大林·····	82
我們需要什么？·····	斯大林·····	84
不要忘記东方·····	斯大林·····	87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漲·····	斯大林·····	90

(叶·米庫林娜《群众的竞赛》一書序言)

胜利冲昏头腦·····	斯大林·····	93
-------------	----------	----

(論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問題)

第 二 部 分

生 死 問 題

馬克思 恩格斯

科倫6月3日。時間在變化，我們也隨着時間在變化。我們的大臣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對這句格言想來是不無感慨的。想當年，他們還以平凡的議員資格坐在議會的課桌后面的時候，他們受盡了政府委員和總管^①的氣！在倒數第二年級中，即在萊茵省議會中，班主任佐爾姆斯—利希閣下對待他們是多麼嚴厲呵！當把他們升入畢業班，即升入聯合議會的時候，才算讓他們作了一些講演術練習。但甚至在這里，他們的學校教員阿道夫·馮·羅霍夫先生還把陛下授給他的板子高舉在他們的頭上！他們不得不忍氣吞聲地忍受博德爾施文克的傲慢的言詞，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听取博伊恩用半通不通的德語所作的演說，他們還不得不对杜厄斯堡的那種粗暴無禮的行為表示順民的馴服！

現在一切都變了。3月18日結束了政治中的這種書生氣味，聯合議會中的學生自己給自己發了畢業證書。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當了大臣，他們非常高兴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必要人物”是多麼偉大。

他們把自己想象得那樣的“必要”，以致他們一出學堂門就翹

① 指議會總管——普魯士省議會的議長。

起尾巴，目空一切。每一个和他們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他們立刻从暂时恢复旧的教室——联合議會做起。在这里必須完全按照指示的形式举行由官僚制的中学向立宪制的大学过渡的偉大典礼，隆重地发給普魯士人民中学毕业証书。

人民在許多委托书和請愿书中声明說，他們对于联合議會連知道也不愿知道。

康普豪森回答說(如制宪議會5月30日的會議)^①，召集議會是內閣的生死問題，这样就堵住了人們的嘴。

議會召开了，这是个对世界、对上帝、甚至对自己本身都丧失了信心的、被弄得体无完肤的可怜的議會。人們向它示意說，它的职责最多不过是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法，但是康普豪森先生要求它的不仅是一紙法律和間接选举，而且还有2500万硬币。各选民組仓皇失措，开始怀疑自己的权限，并且語无倫次地在那里嘟嘟囔囔。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康普豪森先生的內閣决定，如果不給錢，如果拒絕給它“信任投票”，康普豪森先生就要离开这里到科倫去，让普魯士的君主制度去听凭自己命运的摆布。議会的議員先生們一想到这里就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停止了任何反抗，帶着辛酸的笑容通过了信任案。不言自明，这2500万只有在空中王国才有行情的硬币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怎样获得通过的。

宣布实行間接选举。反对这样做的奏折、請愿书、代表团象暴风雨般涌来。大臣先生們回答說，內閣的存在和間接选举息息相关。此后，所有的人又都鴉雀无声，双方都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妥協議会在开会。康普豪森先生想强迫議會通过一个奏折来作为对御前演說的回答。建議由敦克尔議員提出。展开了討論。对奏折提出了相当尖銳的反对意見。軟弱无力的議会的无穷无尽的、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9頁。——編者注

慌乱悵惘的廢話使汉泽曼先生厌烦了，因为这些廢話同他所喜欢的那种議會是不合拍的。于是他斬釘截鉄地声明：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或者是起草奏折，那末一切都没有問題；或者是任何奏折也不起草，那末內閣就提出辞职。但是辯論仍然在繼續进行。最后康普豪森先生只得亲自出馬，他上台向大家說明，奏折問題是內閣的生命問題。当这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奥尔斯瓦特先生也起来发言，他郑重地声明（第三次），內閣的命运和奏折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之后，議會才完全被說服，自然也就通过了奏折。

这样一来，我們的“負責任的”大臣在兩個月內就学会了杜沙特尔先生領導議會的經驗和沉着的口吻，而杜沙特尔先生（他的作用当然不容忽視）的这种經驗和口吻只是在同倒数第二屆法国議會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才学会的。当左派的冗长演說使杜沙特尔先生厌烦了的时候，他最后也总是声明說：議會辯論結束，它可以投票表示贊成或反对；如果它投票反对，我們就提出辞职。于是胆怯的多数派（對他們來說杜沙特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必要的”人）便向杜沙特尔紧紧靠拢，就象羊群在响雷时紧紧靠拢自己的遭到危險的牧人一样。杜沙特尔先生是个輕率的法国人，他把这个把戏一直玩到使他的同胞討厭时才停止。康普豪森先生是个善良而穩健的德国人，他知道如何适可而止。

当然，能够象康普豪森先生深信自己的“妥协派”那样深信自己人，那就既省時間，又省論証。只要在討論每一項問題时提出信任案，就不难堵住反对派的嘴。因此，这个方法对于最果斷的大政治家，即对于杜沙特尔和汉泽曼之流的政治家來說，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為他們非常明了自己需要什么，他們对于任何无目的的空談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对于喜欢在“大辯論中发表意見，就过去、現在和将来的問題交換意見”（康普豪森在5月31日會議上的演說）的辯論英雄們來說，对于坚持原則立場并以哲學家的銳利目光來

观察目前事件的实质的人们来说，对于象基佐和康普豪森那样高尚的思想家来说，这种微小的世俗手段是根本不适用的，我们的首相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对这点将深信不疑。让他把这种手段授予自己的杜沙特尔—汉泽曼，而自己则留在更高的天体中吧；我们很乐意在那里观察他。

写于1848年6月3日，载于1848年6月4日

《新莱茵报》第4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32—35页）

六 月 革 命

馬 克 思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鎮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們投降。工人被击潰了，但真正被打敗的是他們的敌人。暴力取得暫時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兩個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顏色，即战敗者的顏色，血的顏色。它成了紅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①派的或《改革报》(《Réforme》)②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沒有別的領袖，別的手段，可是他們对資產階級和軍閥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軍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資產階級的抵抗都要持久。要

① 《国民报》(《National》)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同它有关联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資產階級共和主义者；在40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圍，該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② 《改革报》(《Réforme》)派联合了以賴德律-洛蘭为首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該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这个派的拥护者聚集在《改革报》(《La Réforme》)的周圍，該报自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

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利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①——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

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写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外面烧毁了。

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②

① 指执行委员会，即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在1848年5月10日建立的盖朗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

② 王朝反对派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议院中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们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緒，他们主张实施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是防止革命和保持奥尔良王朝的手段。

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內閣的更換，而是王朝的崩潰；正統主義者^①不是想脫去奴仆的服裝，而是僅僅想改變一下式樣，——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實現自己的二月革命時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並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種加了冕的階級統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資本。但是人民始終是寬宏大量的，他們以為只要打倒了自己敵人的敵人，打倒了共同的敵人，就是消滅了自己的敵人。

二月革命是一個漂亮的革命，是一個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為當時激烈反對王權的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還在尚未充分發展的狀態中平靜地安睡，因為構成這些矛盾背景的社會鬥爭還只是一種虛幻的存在，還只是一種詞句上和言語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則是一個丑惡的討厭的革命，因為這時行動已經代替了詞句，因為這時共和國已經摘掉了保護和掩飾過它的王冠，顯露了惡魔的原形。

秩序！——這是基佐的戰鬥口號。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軍攻下華沙時這樣高喊。秩序！——法國國民議會和共和主義資產階級的粗野的應聲蟲卡芬雅克這樣高喊。

秩序！——他所發射的霰彈在炸裂無產階級的軀體時這樣轟鳴。

在1789年以來的許多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沒有一次曾侵害過秩序，因為所有這些革命都保持了階級統治和對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資產階級秩序，儘管這種統治和這種奴役的政治形式時常有所改變。六月革命侵害了這個秩序。六月革命罪該萬死！

在臨時政府時期，適當的而且是必要的做法是使寬宏大量的工人相信，使成千上萬的官方傳單上所說的那些“甘願貧困3個月

^① 正統主義者是1830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襲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擁護者。

来让共和国支配”的工人相信，二月革命似乎是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二月革命首先关心的是工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一种引起幻想的手段。自从国民議會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照特雷拉部长的說法，这里的问题只是要使劳动回到它过去的条件下去。这样，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

国民議會的工作至少对工人來說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烏有，把他們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連这一点都沒有做到，因为，象国王一样，任何議會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国民議會极力想結束令人煩惱的二月革命的漂亮詞句，可是它連那些在旧关系的基础上可能实现的措施都沒有实现。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參軍，就是把他們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驅逐到索隆，并且連他們在結算时应得的工錢也不发給他們；它临时建議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軍事方式組織起来的工場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須具备一个条件：拒絕参加任何人民會議，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然而無論是二月革命以后的充滿柔情蜜意的花言巧語，無論是5月15日^①以后的殘忍的法律，都沒有达到目的。必須在行动中，在實踐中解決問題。坏蛋，你进行二月革命究竟是为誰，为自己还是为我們？資產階級既然这样提出問題，就必須用六月革命——霰彈和街垒来回答。

但是，正如一个人民代表在6月25日所說，整个国民議會都惊慌失措了。当問題和回答把巴黎的馬路淹沒在血泊中时，議員們呆然若失；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他們的幻想在战火中消失了，另一部分人是由于他們不了解人民怎么敢單獨地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

① 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工人的革命发动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廢除国家工厂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閉了許多民主俱乐部。

俄国的金錢，英国的金錢，波拿巴的鷹，国王的百合花，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他們就在这些东西中間寻找他們无法理解的这一事件的解釋。但是，議會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感到他們和人民之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沒有人敢替人民講話。

他們一苏醒过来，就开始了瘋狂的进攻。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錯誤，不断重复博愛(Fraternité)詞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問題正是要拋掉这种詞句以及由这个詞句的模稜兩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当正統主义者拉罗什雅克蘭，这个有着武士精神的空想家因那些宣布“战敗者罪該万死！”(«Vae victis!»)的人的卑鄙行为而发怒时，議會中的大多数人便瘋狂起来，好象被毒蜘蛛咬了一样。他們为了掩飾“战敗者”正是他們自己，便向工人高叫：“你們罪該万死！”不是他們現在就得死亡，就是共和国現在就得毀灭。因此他們拚命地嗥叫：“共和国万岁！”

橫在我們面前的深淵是否能把我們民主主义者引入迷途，使我們认为爭取国家形式的斗争似乎是空洞的、幻想的和毫无意义的呢？

只有意志薄弱的胆怯的思想家才会这样提出問題。资产階級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須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有人問，难道我們对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軍，对別动队，对共和国近卫軍，对現役軍人不流一滴眼淚，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嗎？

国家将关怀他們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頌揚他們，隆重的殯儀将送他們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們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

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贊揚他們。

但是平民則受尽飢餓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誣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儿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这些臉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写于1848年6月28日，載于1848年6月29日

《新萊茵报》第29号

（选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53—157頁）